

吳興掌故集

ル 5
2482
2



門名5
號2482
卷12



吳興掌故集卷之六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藝文類上

夫文之於人亦大矣其於掌故尤不可略焉吳興名
勝視他郡邑為多而題詠贈遺諸作散見於諸集者
采輯獨略予所不能忘情莫切於是故錄之頗詳云
前谿歌按宋書樂志曰前谿歌晉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郗昂樂府解題曰前谿舞曲也凡七首予按前谿一
名餘英谿出武康之銅峴山而繞縣治之前故名沈

氏在南朝門閥特盛故習樂於谿上其曲不但述林
居之盛而長夜之樂亦見焉然第四曲有東武亭第
六曲云洛谿邊皆非前谿所宜云者將爲後人之詠
如所謂包明月者邪大率後四首別是二人作宋少
帝嘗擬前谿曲云憂思出門倚逢郎前谿渡莫作流
水心引新多舍故殊有古意然亦妓人之詞也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谿渡莫作流水心引親多舍故
爲家不鑿井擔瓶下前谿開穿亂漫下但聞林鳥嘯
前谿滄浪映通波澄淥清聲弦傳不絕永與天地并
逍遙獨桑頭北望東武亭黃瓜被山側春風感郎情
逍遙獨桑頭東北無廣親黃瓜是小草憶汝淚交零

此二首是
一人作

黃葛被蒙朧生在洛谿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
還亦不復鮮

黃葛生爛漫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
按充本詞止當曙復未曙百鳥嘯惻惻宋書所收七
曲皆擬作也當名爲吳歌

晉王韶之贈潘綜吳達舉孝廉六首

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層厓竦榦重霄美哉茲土
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皋

唐后明敷漢宗蒲輪我皇降監思樂懷人羣臣競薦
舊章維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

仁義伊在惟吳與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
淑聞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殫固此苦節易彼歲寒
霜雪雖厚松柏丸丸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
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
江革奉贄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助哉行人
敬爾休嘉俾是王國炤輝京華
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
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

李願涉太湖云旋經義興境頓棹石蘭渚震澤爲何在
今惟太湖浦圍徑縈五百盼目渺無睹高天淼若岸
長津雜如縷窈窕尋灣碕迢遰望巒嶼驚颿揚飛湍
浮霄漾懸阻輕禽翔雲漢游鱗憩中澣黯藹天時陰
峒堯舟航舞馮河安可徇靜觀戒行旅

梁柳惲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
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
樂只言行路遠

柳惲贈吳均云寒雲晦滄洲奔潮溢南浦相思白露亭
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不謂若燕楚關埃日遼絕
何因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云山桃落晚紅野蕨開初紫雲日自清明蘋芷齊
薜靡離合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吳均迎柳吳興道中云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
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采麗青山意氣多所言
飽恩德忘我北山蘿

吳均青山偶書云家住青山下時向青山上青山不可
上一上一惆悵

吳均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云河陽一悵望南浦
送將歸雲山離曖曖花霧共依靠流連反舌弄下止
渚禽飛桂舟無掩柅玉軫有離徽願君嗣蘭杜時拂
東皋薇

吳均同柳吳興何山云王孫重離別置酒媿峰巖逶迤
川上草參差澗裏薇輕雲紉遠岫細雨沐山衣檐端

水禽息窗上野螢飛君隨綠波遠我逐清風歸

吳均采藥大布山云我本此山北綠澗采山麻九莖日
返照三葉長生花可以蠲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
可駐年來果如偃安得崑崙山偃蹇樹三株三株樹
如菱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韓眾及
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吳均夏駕山尋朱思之云秣馬出城闔百里尋故人禽
魚皆舊賞松檜是新親有道干木富無財原憲貧寄
書鷓冠子惟得與鄭真

吳均送柳吳興竹亭集云平原不可望波瀾千里直夕
魚汀下戲暮雨檐中息白雲時去來青峰復員側躑

躅牛羊下晦昧崦嵫色王孫猶未歸且聽西光匿
吳均別夏侯故鄣云白馬黃金羈青驪紫絲控新知關
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函書爲予達雲夢

吳均采蓮曲云江南當夏清桂楫逐流縈初疑京兆劍
復似漢冠名荷香帶風遠蓮影向根生葉卷珠難溜
花舒紅易傾日暮亮舟滿歸來度錦城

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蓮
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鮮
蕭子雲贈吳均云欲知捷少年本來最輕黠綠沈弓頓
縱紫艾刀應拔誰持命安寵寧知敵可殺有功終不
言明君自應察

何遜贈王永嘉征還

王遲爲永嘉太守有司糾其不職而還

龍馬魚腸劍

蹀躞起風塵結客蔥河返喧喧動四鄰入墟猶憶舊
德蒼復疑新窺見應門出遙識下機人相悲淚欲下

離言方自陳

何遜答王長史遲云宿昔敦遠遊名分乃異路千里派
波潮一朝披雲霧從容捨密勿繾綣論襟趣披文極
詆訶析理窮章句明鍾信有待巨海誰能踰奔景驟
西傾還塗忽東驚黃花發岸草赤葉翻高樹漁舟乍
回歸沙禽時獨赴晏年時未幾離歌倏成賦伊我念
出關夫君思贊務短翮方息飛安轡日先驅曝腮
□走逸翮康時務握手異沈浮佳期安可屢

何遜哭柳吳興云南州擅荆梓上國稱羽儀伊人以載
惠李公傷在期遠識內無愠深衷外有窺清文窮麗
則弘論盡高奇多能誠所貴小善聊復爲百步均射
葉入體妙臨池曲悟同神解龜謀信有知入朝耿長
劍出牧盛層麾納言信加首豐貂亦在移霞區兩借
寇貪泉一舉卮翰飛矯未極朝露溢先危以茲舊館
想況乃西日垂蔓草生車轍枯木臥崩坻尊酒誰爲
滿靈衣空自披眷言尋惠好動哭悲路岐含毫徒有
屬擗管竟無摘

正遲題琴朴奉柳吳興云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
心有素體直榦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
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江淹贈袁常侍云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

阪

袁昂時爲
吳興太守

春日媚春泉幽冀生碧草沅湘含翠煙

鑠鑠霞上景悄悄雲外山涉江竟何望留滯空采蓮
江淹黃檗澗云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奇怪
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陽岫照鸞采
陰谿歎龍泉殘磯十代木墻萃萬古煙禽鳴丹壁上
猿嘯青厓閒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昔負雄豪威
棄劍藏名山況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所若同遊好
臨風載悠然

鮑照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云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

輝連山眇煙霧長波迴難依旅鴈方南過浮客未西
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媿違奔景易以窮離袖安可
揮懽觴爲悲酌歌服成泣衣温念終不渝藻志遠存
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翰炯言藏佩
章

鮑照送盛侍郎餞侯亭云霑霜襲冠帶驅駕越城闔北
路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君
爲坐堂子我乃負羈人欣悲豈等志甘苦誠異身結
睇園中草憔悴悲此身

鮑照自礪山東望震澤云瀾漫潭洞波合沓崿嶂雲漲
島遠不測岡澗近難分幽篁愁暮見思鳥傷夕聞以

此藉沈疴棲迹別人羣結言非盡書有念豈敷文

鮑照從庾中郎園山石室云荒塗趣山楹層崖隱靈室
岡澗紛縈抱林障杳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
幽隅秉晝燭地墉窺朝日怪石似龍章瑕壁麗錦質
洞庭安可窺漏井終不溢沈空絕景聲崩危坐驚慄
神化豈有方妙象竟無述至哉鍊玉人處此長自畢
按顏魯公杼山妙喜寺碑有云寺前二十步有黃浦
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宋鮑照送盛侍郎及庾
中郎賦詩之所則鮑詩所謂餞侯亭者卽黃浦亭也
又妙喜寺碑銘云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庾迢遞三
癸嶙峋庾謂中郎兄弟與盛侍郎皆爲烏程人可知

尊集一
矣鮑詩於盛則曰北路出塞道南望入鄉津又云君
爲坐堂子我乃負羈人可見盛爲吳人也于庾則遊
其園山石室云洞庭安可窮漏井終不溢則當在北
山洞壑之間若今之黃龍玲瓏者是也

陳後主幸玄武湖餞吳興太守任忠云寒雲輕重色秋
水去來波待我戎衣定還詠大風歌

江總卞山楚廟云蘋藻祈明德倚棹息巖阿忽聽鳥鳴
曙非復楚宮歌閒階薙宿莽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
晚桴鼓自相和感祀流百世英威言幾何

陰鏗罷古鄆縣云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古
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

遠萊蕪本自貧被裏恆客吏正朝不繫民唯當有一
犢留持贈後人

高爽吳興妖神贈謝府君覽云玉釵空中墮金鈿色行
歇獨泣謝春風孤夜傷明月

唐宋之間餞湖州辭司馬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
交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鎮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
會看陳仲舉從此拜公卿

李白答湖州葉司馬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
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岑參餞李尉武康云潘郎腰綬新雪上縣花春山色低
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卽恥家貧更作東

征賦知君有老親

常建送李十一尉臨谿即今德清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

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

迴軫撫商調越谿澄碧林

郎士元送別錢起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

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陶令門

前菊餘花可贈君

錢起晚春歸山隱居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落盡杏

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錢起山中酬梁補闕見過云日暖風恬種藥時紅泉翠

壁薜蘿垂幽谿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青草

同心多逸興春山載酒遠相隨卻慙身外牽纓冕未

免杯前倒接離

錢起幽居春暮書懷云自笑鄙夫多野興貧居數畝半

臨湍谿雲雜雨來茆屋山鳥將鷓傍藥欄仙錄滿牀

閒不厭陰符在篋老羞看更憐童子宜春服花裏尋

師到杏壇

劉長卿長卿被誣貶南巴尉有為之辨者改除睦州司馬南行道出吳興類有贈遺之作過朱

處士別業名杜門成白首湖上寄生涯秋草閒三徑

寒塘獨一家鳥嘯村落靜水向縣城斜愛汝醒還醉

東籬菊正花

過鄔三湖上書齋名何事東林客忘機一釣竿酒香開

養老湖色對門寒向郭青山送臨池白鳥看見君能
浪跡予亦厭微官

雪谿館云寥寥北堂上幽意獨誰論落日無王事青山
在縣門雲峰向高枕漁浦入前軒竹動疏簾影苔生
雙屐痕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朝昏虛牖閒生白浮鷗
靜對言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煙
何處邨謫居披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
江浦猿

茗谿酬梁耿員外別後見寄云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
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

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谿後谿惆悵長沙謫去江潭

芳草萋萋

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云到君幽臥處爲我掃莓苔花
雨晴天落松風終日來路經深竹過門向遠山開豈
得長高枕中朝正用才

皇甫曾侍御遊烏程水樓留別云悠悠千里去惜此一
尊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山程隨遠水楚思任
青楓共說前期遠滄波處處通
送陸羽漸采茶相過云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
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
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皇甫冉送陸羽棲霞寺采茶云采茶非采茶遠遠上層

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汎椀花

司空曙送王師歸湖州云煙蕪滿洞青山繞幢節飄空紫鳳飛金闕乍看迎日麗玉簫遙聽隔花微多開石髓供調膳時御霓裳奉易衣莫學遼東華表上千年始欲一迴歸

崔桐武康郭外望許緯先生山居云湖上千峰帶落暉白雲開處見柴扉松門一徑仍生草應是仙人向郭稀

張籍舟行寄李湖州云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密行舟澀灣多轉戩頻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煩誦

汀洲句時時慰遠人

張籍西亭晚望云雪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陽生遠岫斜照逐迴流此地動歸思逢人方倦遊吳興耆舊盡空見白蘋洲

耿緯西亭云高亭賓客散暑夜醉相和細雨凝衣集微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晚樹陰多遙想隨行者珊珊動曉珂

顏魯公杼山癸亭云杼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登攀淹留限晨暮及茲紆勝分曾是美無度歛搆三癸亭實維陸生故高賢能勑物疏鑿皆有趣不越方丈閒居然霄雲遇巍峩倚修岫曠望臨古渡左右苔

石攢低昂桂枝蠹山僧挾猿狖崇鳥來枳棋俯視何

楷堂旁瞻戴顓路遲徊未能下夕照明邨樹

顏魯公石罇聯句共二十九人公之諸子亦與

李公登飲處因石為窪罇真卿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

存劉全白評事榛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裴循叔子尚遺

德山公此迴軒張薦右衛兵曹張著之弟維舟陪高興感昔情彌

敦道士吳筠藹藹賢哲士依依離會言強蒙嘔欵橫周道迢

遞連山根范縉餘列援林野眾芳揖蘭蓀王純德輝映巖

足勝賞延高原魏理評事遠水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修甫

陪遊追盛美揆德欣討論顏峴器有成形用工資造化

源左輔元撫州人增廣流霞方泊淡別鶴寄翩翩劉茂

魏縣尉舊規傾逸賞新興麗初暄顏渾醉復接離倒歸時

騶騎喧楊德元後進遲徊尚遺迹離別益傷魂章介南覽

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皎然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

崔弘後進公案鐫遺躅高名布乾坤文仲松深引閒步葛

弱供險捫陸羽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正子深沈列

湖渚牢落望郊原陸士修嘉興尉白日半巖岫清風滿正子樊

裴幼清旌麾閒翠幄簫鼓來朱幡柳淡開路躡雲影清心

澄水源釋鹿外萍聯浦中嶼竹繞山下邨顏顓此下景

落全谿暗煙疑半嶺昏顏顓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温

須登臨寄風騷義激舊府恩李萼前殿中侍御史

僧清晝字皎然集中多吳興詩今取人物可考及勝地者著云

○冬日梅谿送裴方舟之宣城云平明匹馬上邨橋花
發梅谿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迢迢
○題周諫別業云隱身君上欲如何不著青袍愛綠蘿
柳巷任疏容騎人水籬從破許船過昂藏獨鶴聞心
遠寂歷秋花野意多若訪禪齋遙可見竹窗書幌共
煙波

○酬李司直縱諸公冬日遊妙喜寺寄長城潘丞述云
達賢貴真隱常懼迹不滅遂與永公期遺身坐林樾
華軒何麟麟爲我到幽絕心境寒草花空門青山月
潘生獨不見清景屢盈缺林下長寂寥人閒自離別
何時解輕佩來稅工中轍李司直居吳興之北山故

又寄云南山惟與北山鄰

○吳羌山破寺云雙峰百戰後真界滿塵埃蔓草綠空
壁悲風起故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中
水東流獨不回

○兵後送辭居士移家安吉云舊遊經喪亂道在復何
人寒草心易折閒雲性常真交情別後見詩句比來
新向我桃山住惜君東嶺春

○冬日遙和盧使君幼平綦母居士遊法華寺高頂臨
湖亭云仁坊標絕境廉守躡高蹤天曉纔分刹風傳
欲盡鐘城中歸路遠湖上碧山重水照千花界雲開
七葉峰寒空艾綬滿空翠白綸濃逸韻知難繼佳遊

恨不逢仍聞撫禪石爲我久從容
和盧使君又一首遊朝陽寺臨太湖惟首四句小異
僧靈一茗谿云茗水灘行淺潛洲路漸深參差遠岫色
迢遞野人心凍澗冰難釋秋山月易陰不知天目下
何處訪雲林

靈一靜林寺云靜林谿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
山鳴子闐鐘鐙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數煙霞色
空聞昔臥龍

靈一天目山云昨夜雲生天井東春來一雨一迴風林
花併逐谿流下欲上龍池路不通
靈一與元八處士青山潭飲茶云野泉煙火白雲閒坐

愛香茶對此山巖下維舟不忍去青谿流水暮潺潺
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員外之愛姬名宋態者流
落其地因感昔年之分作詩二首
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
夢惟有而今宋玉知
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沈
海不見嫦娥二十年
韋應物寄皎然云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
振道心常晏如想茲棲禪夜見月東峰初鳴鐘驚巖
壑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疏願以碧雲
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游

詠倚閣吟躊躕

李端憶皎然云未得從師去人閒萬事勞雲門不可見

山木已應高向日開柴戶經秋問敝袍無由宿峰頂

窗裏望波濤

盧綸奉同顏真卿送李侍御萼賦得荻塘路云雲鱗鱗

滿河瀆疊處淺旋處深撒波寒魚上復沈羣鵝鼓舞

揚清音主人有客簪白筆玉壺貯此光如一持此贈

君君飲之聖主識君冰玉姿

李頻送吳興陸弘云雪後江上去風光故園新清輝天

氣曉綠動浪花春勸酒提壺鳥乘舟震澤人誰知滄

海月取桂卻來秦

杜牧之茶山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

修貢亦仙才谿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邨穿窈窕

松澗度喧豗等級雲峰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

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涌芽香紫壁裁拜章期沃日

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聲谷答回磬音藏葉鳥

雪豔點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為奉詔來樹陰香作障

花徑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刻

俛首入塵埃

牧之茶山下題水口草市云倚谿侵嶺多高樹誇酒書

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

牧之霽谿館云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

學集六
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谿館留僧話
風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閒始見願爲閒客此閒
行
牧之消暑樓云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谿通四境
萬岫繞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棹短橈浪花機作織
雲葉匠新雕臺榭羅家卉城池敞麗譙蟾蜍來作鑑
蟬竦引成橋燕往隨秋葉人空習早朝楚鴻行盡直
沙鷺立偏翹暮角悽遊旅清歌慘沈寥景牽游日困
愁託酒杯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標時陪庾公賞
還悟脫煩囂
牧之弔沈下賢云斯人清唱何能和草徑苔蕪不可尋

一夕小敷山下過水如環佩月如襟

沈亞之村居云有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
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
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惟悴爲我哭秋思

李賀送沈亞之歌并序云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
不中第返歸於吳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
勤請乃歌一解以送之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
小家住錢塘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
梵筴雄光寶鑛獻春卿煙底鶯波乘一葉春卿拾材
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

是憐君者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挫請君
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

張祐送沈亞之南康尉云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催萬
里故人去一行新鴈來山高雲緒繼浦迴日波頽莫
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李頻送德清喻明府云返棹雪谿雲仍參舊使君州傳
多古跡縣記是新文水柵橫舟閉湖田立木分但如
詩思苦爲政卽超羣

朱長文寓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云柳家汀洲
孟冬月雲寒水清荻花發一枝持贈朝天人願比蓬
萊殿前雪

李郢和杜員外白蘋洲至日見憶云白蘋亭上一陽生
謝眺新裁錦繡成千嶂雪消谿影綠幾家梅綻水波
清已知鷗鳥常來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媿龍門重
招引卽拋田舍棹舟行

杜牧之白蘋洲云山鳥飛紅帶亭薇折紫花谿光初透
徹秋色正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
累終不負煙霞

白居易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歡宴云遙聞境
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燈前
合作一家春青娥對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
笑花時客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

白居易上強精舍云慣遊山水住南州行盡天台及虎
正惟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
劉夢得和崔元亮三癖云視事畫屏中自稱三癖翁管
絃汎春渚旌旆拂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
書團扇上知君文字工

李季蘭寄殷七校書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
芸閣吏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
大雷岸莫忘數行書

陶峴吳興回棹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
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風葉夕陽
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

相迎

張文規吳興三絕云蘋洲頓覺池沼俗苧布直勝羅紈
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吳興三絕不
可捨勸子強爲吳會行

袁高茶山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
吏不敢陳亦有姦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
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毗輟耕農耒采
采日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歆壁蓬
頭入荒榛終朝不盈劑手足皆皴鱗悲嗟徧青山草
木皆不春陰嶺芽未吐使君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
走鋌鹿均選納無晝夜擣聲昏繼晨眾工何枯槁俯

掌集六
仰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回達天涯所
獻踰艱勤況減兵革困量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
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慙復因循茫茫滄海閒丹
憤何由申
楊漢公郡城樓云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
谿上五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
許渾雪谿館云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
風雨寄華堂紅壁耿秋燭翠簾凝遠香誰堪從此去
雲樹滿陵陽
許渾過湖州李郎中舊宅云政成身沒共興哀鄉路兵
戈旅櫬回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

未葬佳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淚白
蘋洲上蓼花開

許渾送客歸吳興云綠水棹雲航洞庭歸路長春橋懸
酒幔夜柵集船檣葉沈谿暖蘋花繞郭香應逢柳
太守爲說過瀟湘

周朴董嶺水云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
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
沙中曳丈藜

孟東野悼楊衡云君生雪水清君死雪水渾空有骨肉
親哭得日月昏大夜不復曉古松長閉門琴絃綠水
絕詩句青山存昔爲芳春顏今爲芳樹根獨恨冥冥

理先儒未嘗言

孟郊失意歸吳興寄劉侍郎云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
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
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
鴻

僧法振寄錢郎中云閉門深樹裏閒足鳥來過五馬不
復貴一僧誰奈何藥苗家自有香飯乞時多寄語嬋
娟客將心向薜蘿

僧法振同顏使君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云漢代中
郎妙周王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
洲發花思御苑開羊公借風景欲別幾遲回

僧明教題資福寺松月軒云築軒居隱謝塵埃聞向松
邊月下開九夏陰陰張翠蓋三更寂寂照靈臺未疑
李白騎鯨去猶恐秦王避雨來欲覓宗師無覓處落
花金粉污蒼苔

包何送烏程王明府貶巴江云一片孤帆無四鄰北風
吹過五湖濱相看盡是江南客獨有君爲嶺外人
楊夔送杜郎中入茶山修貢云一道激瀾徹底清仙郎
輕棹出重城采蘋郡得當時稱述職方同此日榮劔
戟步搖當嶂黑綺羅光動百花明謝公攜妓東山去
何似乘春奉詔行

顧況送李侍郎從宣城泊洞庭往吳興云世閒惟有情

難說今夜應無不醉人君向洞庭山下過也須澆瀝
聖姑神

顧況白蘋洲送客云莫信梅花發年來漫報春不才充
野客扶病送朝臣闕下搖青佩洲邊采白蘋臨流不
痛飲鷗鳥也欺人

李季蘭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云昔去繁霜月今來苦
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
客詩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

于頔郡齋臥疾贈畫上人云夙陪翰墨徒深論窮文格
麗則風騷後然公我詞客晚依方外友極理探精蹟
吻合南北宗畫公我禪伯光明性不染故我行貞白

隨時令得解故我言芳澤雪水漾清潯吳山橫碧岑
含珠復蘊玉價重雙南金的爍耀奇采淒清流雅音
商聲發楚調調切諧瑤琴吳山為我高雪水為我深
萬景徒有象孤雲本無心眾木豈無聲椅桐有清響
眾耳豈不聆鍾期有真賞高潔古人操素懷夙所仰
覲君冰雪姿祛我淫滯想常吟柳惲詩茗浦久相思
逮此遠為郡蘋洲芳草衰逢師年臘長值我病容羸
共話無生理聊用契心期
陸龜蒙自遣詩序曰自遣詩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
未平厭厭臥田舍中農夫以耒耜事相晤每至夜分
不睡則百端興懷因作四句累至三十絕

今錄其有關吳興者

五
五年重到舊山邨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十峰顏色
好曉雲纔散已當門
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深邨終須揀取幽棲
處老檜雙成便作門
陰洞曾爲采藥行冷雲凝絕燭微明玉枝敲折琤然
墮合有眞官上姓名
一派谿從箬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蘭未碧蒲猶
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眞作捕魚翁前谿一夜春流
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陸龜蒙紀事詩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疏放苦爲衣食累
未得恣閒暢去年十二月身往雪水上病裏見豐登
雞豚聊饋餉嵬峩下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寒
徒爲厚緇續晴來露青靄萬仞缺尋丈臥恐玉華消
時時推枕望雖然營衛困亦覺精神王把筆強題詩
麤言瓌怪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清壯鳳尾與鯨牙
紛玃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唐突無以狀料峭采蓮船
縱橫簸天浪方傾謝公言忽值莊叟喪
嗶嘿阻徽音臨風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固自嬰微
恙歲早弗躬親何由免欺誑今來觀刈穫乃在松江
竝反步浪門外兩潮通波瀾先蕩漾都緣新卜築是事

皆草創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尙天高氣候爽野迴
襟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骯髒平生樂篇翰至老
安敢望駿骨正牽鹽玄文終覆醬嗟今多赤舌見善
惟蔽謗忖度大爲防涵容寬作量圖書篋篋外關眼
皆賸長餓隸亦勝無薄田家所仰稍離飢寒患古學
眞可強聖道麤經營世徒多踉蹌近聞天子詔復許
私醞釀趣使春酒熟呼兒具盃盎宵長擁吟褐日晏
開書幌醉鄉我可還陶然似元亮

皮日休西塞山漁家云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
釣磯中婦桑邨挑葉去小兒沙市賣蓑歸雨來蓴菜
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谿相

羨盡依依

皮日休傷嚴子重云十哭都門榜上塵蓋棺終是五湖
人生前有敵惟丹桂沒後無家祇白蘋箬下斬新醒
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鄴都
頌帝宸

曹松遊寓吳興去時別主人云門繫釣船雲滿岸借君
幽致坐移旬湖邨夜叫白蕪鴈菱市曉喧漁浦人遠
水日邊重作雪寒林燒後別生春不辭更後醒還醉

太乙東峰歸夢頻

松字夢徵
舒州人

鄭谷寄湖州從叔員外云顧渚山邊郡谿將罨畫通遠
看城郭裏全在水雲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興未窮茶

香紫筍露洲迴白蘋風歌緩眉低翠杯明蠟翦紅政
成尋往事輟棹問漁翁

張確蘋洲翡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
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
翼蘆影暫相從

羅隱雪谿晚泊寄裴庶子云谿風如扇雨如絲閒步閒
吟柳暉詩杯酒疏狂如曩日野花狼藉是當時道窮
漫有依劉感才急應無借寇期滿眼雲山莫相笑與
君須是愛深知

羅隱贈湖州裴郎中云貴提金印出咸秦蕭灑江城兩
度春一派水清疑見膽數重山翠欲留人望崇早合

歸黃閣詩好何妨戀白蘋自是受恩心未足卻隨雙
翅羨吳均

羅隱酬烏程王光庭云正月十一日書札五月十六日
到來柳吟秦望咫尺地鯉魚何處閒徘徊故人情意
未疏索次第序述眉眼開上言三年隔煙水下有數
幅真瓊瑰行吟坐讀口不倦瀑泉激射琅玕摧壁池
蘭蕙日已老柳酒醮甲時幾杯鶴齡鵠算不復見雨
後蓑笠空莓苔自從黃寇擾中土人心波蕩猶未回
道因合眼拜九列張濬掉舌升三台朝廷濟濟百揆
序寧將對面容姦回禍生有基妖有漸翠華西幸蒙
塵埃三川梗塞兩河暗大明宮殿生蒿萊懦夫早歲

不量力策蹇仰北高崔嵬□□□迴鎖密良匠不肯雕散材君今得意尙如此況我麋鹿悠悠哉榮衰貴賤目所睹莫言頭白黃金臺
方干湖土書事寄長城喻明府云吟霜與臥雲此興亦甘貧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滿湖風撼月半日雨藏春卻笑縈簪組勞心遠字人
方干送李秀才遊雪上云婆娑戀酒山花盡繚繞還家山路通轉楫擬投青草岸吹帆猶是白蘋風淮邊欲喚鶯聲急洛下先寒苑樹空詩句因余更孤峭書題不合忘江東

張說爲徐堅作輓歌云才美臨淄北名高淮海東羽儀

三省徧漁獵五軍通玉殿孤新榜珠英落舊叢徒存一寶劍何處訪徐公

朱慶餘送石協律歸吳興別業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耕者遇轉將朝客疏資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曾許黃庭本斯言豈合虛

朱慶餘陪湖州韓中丞讌云老大成名仍足病強留絲竹亦無權高情太守留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

周賀送石協律歸吳云僧窗夢後憶歸耕水涉應多半月程幕府罷來無藥價紗巾戴去有山情夜隨淨渚離蛩語早遇寒潮背井行已讓辟書稱抱疾滄洲便許白髭生

喻鳧送石賁歸吳興云同志幸同年高堂君獨還齊榮
恩未報共隱事皆閒訪寺臨河岸開樓見海山洛中
推二陸莫久戀鄉關

僧無可送邵謁及第歸湖州云秦關鳥嘯罷歸路浙煙
西郡守招延重鄉人仰慕齊橋青逃暑寺茶長隔湖
谿乘暇知高眺微應辨會稽

薛能送趙道士歸天目舊山云愚朴尙公平此心鄰道
情有緣終自蔽何計逐師行日者聞高躅時人蓋強
名口無滋味入身欲羽衣生表乞還鄉遠詩曾對御
成土毛徵到越塵髮倦離京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
清觀臨天目頂家住海濤聲導引圖看足參同注解

精休糧一擬問蔥草俟回程

皎然題張鍊師天目山所居云采薪逢野泉漸見栖閒
所坎坎山上聲幽幽林中語仙卿何代隱鄉服語亦
楚開冰洗藥苗埽雪候仙侶零葉聚敗籬幽花積寒
渚冥冥孤鶴性天外思輕舉

杜荀鶴寄顧雲云省得前年別蘋洲旅館中亂離身不
定彼此信難通侯國兵雖歛吾鄉業已空秋來憶君
夢夜夜逐征鴻

薛逢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云上人今去白
蘋洲雪水茗谿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出夕陽沈浦
鴈花收閒聽別鳥嘯紅樹醉看歸僧棹碧流若見儒

公憑寄語數莖霜鬢已驚秋

皎然桃花石枕歌卞山幽石產奇璞荆人至死采不著
何人琢枕持贈君片片桃花開未落劔工見兮可爲
劔玉工辨兮知非石至寶由來鑿者稀今君獨鑿應
欲惜何辭售與韋天真幸得提攜親玉人河中棄置
君不顧天生秀色徒璘玢四座喧喧爭目巧過造
化稱一絕莫言昨日因錯磨看取從來無玷缺六月
江南暑未闌一尺花冰拭枕看高齋正午風颯颯室
中不減先春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飾徒相惑
更有堅貞不易心與君天下爲士則
皎然杼山禪居寄東谿吳馬處士三首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迹與黃鶴近
野風吹白芷山月搖青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
身當青山秀文體多郢聲澗澗湘水碧沈寥楚天青
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君獨行
別時春風多埽盡雲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
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情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秦系贈烏萃明府云束杖政成時清谿弄釣絲當年潘
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
熟未與我兩三枝

殷文珪題太學博士正光庭幽居詩云舜軌堯文混九
埃重明宏構集良材江邊雲臥如龍穩天外馳書遣

鶴來五夜藥苗滋
沆瀣四時花影蔭
莓苔草玄門似
山中靜不是公卿到不開

靈一宿湖州靜林寺
云山寺門前多古松
谿行欲到已

聞鐘中宵引領尋
高頂月照雲峰凡幾重

耿漳陪燕湖州公堂
云謝公為楚郡坐客是瑤林文府

重門奧儒源積浪
深壺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未至

才仍短難隨白雪吟

吳興掌故集卷之六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藝文類

吳興文獻已具詩辭一卷其記載之文凡可以攷見
名跡備掌故之闕者隨檢錄出以表著云誌已輯如
顧況刺史廳壁記白樂天五亭記李直方白蘋亭記
歐陽修安定先生墓表蘇軾墨妙亭記劉燾長興進
士題名記汪藻何氏書堂記謝夢生東萊讀書堂記
趙孟頫吳興賦山水清遠圖記宇文公諒湖州重修

府治記李朮魯翀安定書院燕居堂碑銘程郇清塘隄岸記烏程新建儒學記鄧文原歸安新建儒學廟記王禕德清重建縣治記程敏政孝豐縣記黃衷太守題名記劉麟烏程便民倉記陸時雍歸安便民倉記陳霆歸安縣東庫記織簾書院記蔣瑤湖州府學鄉舉題名記顧應祥湖州歲貢題名記楊上林兩橋記俱不錄

漢堂邑令費鳳碑

卜胤撰

維熹平六年格于無射大荒之歲堂邑令費君寢疾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守卜胤追而誅之其辭曰君體履柔和溫其如玉修孝友于閨闈執忠蹇于

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職舉直措枉強禦靡貸貢孝三署勲譽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色斯輕翔翻然高潔王人之職分祿班爵台司見招助鼎調物退已進弟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鄣土不庭黔民作慝命君□□政化風□逆善遷惡三暮致道有恥且格太守旌功轉在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帥伏三年之間卒以道洽昊天不弔命也早沒春秋六十六黎儀瘁傷泣涕連灑豈愛哉躬命不可贖臨終迷眩仁辭內發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推子弟息辭位讓財行義高邵卓不可及名實相副有始有卒□□人善痛方悽惻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甘陵石勛

君舅家仲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庭
肝摧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誅懷之好音司馬慕蘭相
南宮復白圭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敘
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所言其辭曰君諱鳳字
伯簫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
相亞襲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邈逸越而難繼非
羣愚之所頌仁義本于心慈孝著于性言不失典術行
不越軌度清潔皦爾泥而不滓恤憂矜厄施而不記由
近及遠靡不復載故能闡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風布
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部忠以衛上漢安二年吳
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匱之節自公之操年三十

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下
靜而爲治匪煩匪擾乾乾日禩惠此黔首功成事就色
斯高舉宰司委職位思賢以自輔玄懿守謙虛白駒以
不隄丹陽有越寇沒□□□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鄣
長蓋危亂有不謀又畏此之□□□而□牧奚止其師
旅鷗若飛鷹鷄奮若夫虓虎强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拊
簡在上帝心功訓而特記輻輳宰堂邑朞月而致道祝
□□□遂據於鄉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薦與
女蘿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喜不悟奄
忽終藏形而匿影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莒道阻而且
長望遠淚如雨策馬循大路褰裳而涉洧□□歌離思

黃鳥集于楚惴惴之臨穴送君子厚土嗟嗟悲且傷每
食思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渭陽悽愴
益以甚諸姑咸辟踊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宰生不識
考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衰丈世所不能爲流稱于鄉
黨見吾苦君存剝裂而不一別會無期相去三千里
絕翰永慷慨泣下不可止

此碑先在三碑鄉後移入墨妙亭遂泯亡梁相府君
碑止存鳳二刻歐陽集古錄尙有三碑今亦無攷

吳興卞山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
之義作抑又立矩司於坎宮漢興北時黃蠅感於通夢

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尙楚王弘茲釋教止獻車
牛旣舍黃駒安事駢角掌激無左滌之勞牧人止偏衝
之務周房殷俎惟有玄澗芳芝玉斝瑤樽止存丹桂清
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
朱髮茂矣哉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
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
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吳城賦

梁吳均

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
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壘縈具區之廣宅帶姑蘇之遠山
僕本蓄怨千悲億恨况復荆棘蕭森叢蘿靡漫亭梧百

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本或至杪而無華不見春荷
夏權惟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
海乃復有此吳城

長興報德寺刹下銘

陳徐陵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流慶
雲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
過於享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靜土之因歸於
圓寢雖復青雲譙郡之境碧水春陵之節上幼穉凝重
未曾遊陟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
夢也畢陌弘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
表其高百尋左則青龍蟠蜿右則白虎蹲踞軒轅之駕

譬婉婉而多慚吳王之墳狀耽耽而非擬有人指其地
云此是國陵自爾迄永定初其間二十餘年至歲紀頻
移崇塋乃作觀其山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
前夢大矣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歟銘曰壯矣金表
傍依孺垣高連采電極睇翔鶴梵伎宵唱雲花晝翻三
心斷縛六道除冤趙夢天樂秦遊帝闈王靈在上巨勝
奚論福被羣品星排大昏皇家七百於萬惟孫

西亭記

唐顏真卿

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卽梁吳興太守柳惲之西亭也繚
以遠峰浮以清流包括氣象之妙實資遊宴之美觀夫
構宏材披廣榭豁達其外睽略其中雲軒水閣當亭無

暑信爲仁知之所創原乎其始則柳吳興西亭之舊所
焉世增崇之不易其地按吳均入東記云憚爲郡起西
亭毘山二亭悉有詩今處士陸羽圖記云西亭城西南
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茗谿爲之昔柳惲文暢再典
吳興以天監十六年正月所起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
名焉文暢嘗與郡主簿吳均同賦西亭五韻之作由是
此亭勝事彌著閒歲頗爲州僚處而有之日月滋深室
宇將壞而文人佳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
邑宰李清請而修之以攄眾君子之意役不煩費財有
羨餘人莫之知而斯美具也清皇家子名公之胤忠肅
明懿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庸

復者六百餘室廢田墾者二百頃浮客臻臻迫乎二千
種桑畜養溢乎數萬官路有刻石之候吏廚有餐錢之
資敦本經久率皆如是略舉數者其餘可知矣豈必夜
魚春躍而後見稱哉於戲以清之地高且才而勤精於
政事何患雲霄之不致乎清之筮仕也兩參雋父之列
再移仙尉之任毘贊於蜀邑子男於吳興多爲廉使盛
府之所辟薦則知學詩之訓閒緝之心施之於政不得
不然也縣稱繁舊矣今詔清爲望清當受代而邑人已
軫去思之悲白府願留者屢矣眞卿重違耆老之請啟
於十連優詔以旌清之美也某不佞忝當分憂共理之
寄人安俗阜固有所歸雖有魯臣掣肘之患豈盡子言

用力之術由此論之則水亭之功乃餘力也夫知邑莫若州知宰莫若守知而不言無乃過乎今此記述以備其事懼不宣美豈徒媿詞而已哉

吳興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顏真卿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麟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餘不谿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訓誥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設几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嘗制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淹

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襲碑首毀烈嶽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朴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榦夾碑疑如工造鬱若神化敬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慶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善旣遠徵士植德旣深天將興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齋郎怡拜泣松檟增修舊塋感先碑之隕覆懼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崇其本所以尊先也建其新所以嗣德也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邦刺見託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改其樹爲慶樹以旌其美

焉沈氏之故事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歷戊
心冬十二月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閒
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
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
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
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
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
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
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返五湖自

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
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誼爲
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
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
學恐玄真浪迹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
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掬河夫執畚就役曾
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纈一
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
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
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
真坊又以門巷湫溢出錢買地以立閤閣旌曰迴軒巷

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驥皮爲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魚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旣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

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疏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眞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論此身

杼山妙喜寺碑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舊置在州西金斗山唐太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

掌集七
之所今山有夏王邨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卽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照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檗澗卽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宅城按說文云宅蛇也上古患宅而相問得無宅乎蓋往來之人築城以避宅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

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於記中大歷七年眞卿蒙刺是邦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山眞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藜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葉華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眞卿自典校時卽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畫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原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眞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箕族弟今太子通事舍

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
一及刺撫州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
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歷王子歲真卿叨刺於湖公
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
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
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
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
顏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於茲
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
尉劉茂栝州錄事參軍盧鏐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
弁後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蒲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

而起居郎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
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左山周閔司議正悌臨川令
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暮弟薦薦校書郎權器興平丞
韋伯尼後進房夔崔密崔萬竇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
子頡頏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
靈暉昧於禪誦相與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
會湘陽南峴羊公流潤甫之詞況乎茲山深邃羣士響
集若無紀述何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臧
事乃銘曰夏王南巡山名是因梁主東睽寺榜攸詢形
勝天絕規模鼎新避宅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
黃申二庾迢遶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

書羣彥惠臻海韻鏡源自秋徂春編具貫魚學比成麟
幸託勝引亟倍僧珍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
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
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
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工作禍於
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
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
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闡仰緝天綱鬱龍興
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

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麻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
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
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
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
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盡羽
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記稻鼠災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至吳興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
汗坳沮洳者埃壘盆勃權檝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汗農
民轉遠流漸潤涸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怵怵然救暵不
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無何羣鼠夜出齧而殭之

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也若官督
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箠木飢頸
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是禮闕
而不行久矣曰鼠知之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
廢歟國語曰吳稻蠲不遺種豈吳之士鼠與蠲更伺其
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衛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
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
樂土況乎上摺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
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螽蟥生大有年皆書是聖
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
乎記

唐進士龔韜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移守桐廬路由錢唐龔韜
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龔秀才詩人
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及飲酒頗攻章程謹
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閱其詩有山水閒淡之思後
四年守吳興因與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曰有進
士龔韜去歲來此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韜者韜命馬
甚速始跨鞍馬驚墮地折左脛旬日卒予始了然憶錢
唐見韜時徐徐尋思如昨日因知尙殯於野乃命軍吏
徐良改葬於卞山南去州城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韜
善亦不知其鄉里源流故不得記嗚呼何爲而來二鬼

驚馬折脛而死哉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二日記來二泉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尊師以齊物為心抱神為事有年數矣外則質貌蒼古
遺是非於耳目內則沖氣浩然卷虛無於橐籥常頌道
德上下篇往來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
且遯跡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觀於山陰精舍
於是方牧追右軍許邁之期下走作壺工禦寇之遇亦
既合契於焉飽和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
於卞山之下留止未幾忽焉將行不受一毫之施且輕
千里之別有以見無待之情矣予欲脫形神於鞅絆蹈
方外之逸軌有志未就心焉火馳命養空而遊相從於

赤水之上師乎師乎斯言不苟也夫

吳興許氏谿亭記

權德輿

谿亭者何在吳興東郭主人許氏之作也亭制約而雅
谿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為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
也夸目多心者或大其開闔文其節稅儉士恥之絕世
離俗者或梯構巖嶮紉結薜蘿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
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
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喁時有歸雲來冒榱棟
許氏方峨鵠冠支筇竹目送谿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
生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入焉有田二頃薄於
亭外鋤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

眺望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
心與境會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動其
中耶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
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
武康皆有佳聞而無秕政其靜也則偃息於斯亭循分
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閉伏不爲異時之大來乎
予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說云

蠶賦

荀卿子有蠶賦楊雄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
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
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遊

熙熙藝麻績纊官初喜窺官奪四五民心乃離大蠶之
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龍葩卉官誕益嚙盡取後已
嗚呼既豢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吳興靈鶴贊

白居易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緜
山不回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歷之初三元四齋天無
微颿地無纖埃當白晝千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

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辨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
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
疑之謂生爲瞑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
必行也上元初結廬於茗谿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
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
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
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
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惇露育乎竟陵
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
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
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

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
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埽寺地潔僧
廁踐泥汗牆具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躡竟陵西湖無
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
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仿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
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其
翦榛莽以門入之然或慙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
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譚談三
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

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
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眾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
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
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
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
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
馬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襄陽太守李愷見
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
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
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
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

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辰
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
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
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
十有九日
湖州法華寺大光太師碑
李紳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遞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
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
示報以潛靈聖上人姓唐氏生於邑之安吉母楊氏奇

等集七
孕而夢協靈祥在媯而不茹葷血既生能言不爲戲弄
未齠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梵音於性
稟精護念於神契經聲一發而頑鄙革心晝集夜持而
七部圓滿音聲從容指顧閒雅雖捷口利辨者皆隨慕
念及登戒之歲僧儀首冠西遊長安祥風達於函關瑞
相通於帝夢上人以持經爲國詣闕請見肅宗皇帝召
對禁中上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音
容宛若協我嘉徵因錫名曰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
降誕之辰會齋於定因寺因賜上人墨詔許以天下名
寺持意經者住持令內臣趙思送於千福寺持經道場
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聖聽上異其事令高力士

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
曰大光經聲達於峰頂師旣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降
拊光之心師乃憶先達抱玉大師常志斯言今高法音
當有神輔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內飲自是功力顯
暢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其間
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多寶塔爲誠願持十萬
徧恍然出泉若有神捧紹後住資聖寺大師以慈親在
吳未答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煩惱之念遂生
無妄之疾策蹇強力將投於泉驢伏不前羣鳥拂頂心
旣時覺疾乃隨瘳昔如來雙鵲巢頂而定慧聖明大師
羣鳥摩首而煩疑解脫迺以寶軸加飾首戴法華於千

福寺行道日夜俟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崇修寶塔日
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韋元甫
表大師爲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首大麻癸丑歲文忠
公顏真卿領郡予先人主邑烏程予生未朞歲乳病暴
作而不嘔不鑿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卽念
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開目師飲以杯水遂
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願返之速乎因
以法師易予幼名貞元中予甫弱冠再遊雪上舟泊之
次大師已竚於谿側而笑戲拊如兒童焉予爲州將飲
醉於館大師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如
晝觀大師宴坐妙音方闡若開毫相經音既息光亦隨

歛於是午西邁辭大師於法筵撫予頂曰爾得徑山之
言我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
護念大師於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於法華
寺之經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
月告刺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牽夢泡大師熙和暢達
無入不得隨機見教經行無闕維摩詰之傳也知機洞
如藏往察來默而不顯晉寶公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
天童靈相神光照融顯見曇上人之徒也大哉明德慈
悲護世通異相於王宮示法輪之寶重昏外識於黎庶
懼色相之迷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鷗自親入
獸不亂一衲四十歲無浣濯而居常香馥一飯七十載

資禪悅而睿體溫然予遭大師留駐於世而不覩大師
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寄塵勞無法舸以濟河悲火宅
之迷室忝門徒者追畫梵宮時予烏臺舊僚天官郎敬
君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聞經涌塔伴厄
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劫或降忉利或生人
天金相不顯眞如默傳明燭繼燄水明分圓示抱金德
資於上賢體實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迷含光不竟希
夷要妙法凝清淨發諭開蒙藏機匿聖瑞協皇夢功□
天童聲宣梵界響達宸聰降臨神手捧溺龍宮跡隱三
昧心符六通金粟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相
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昔嬰兒迷

蒙疾痼靡日沈魄返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
先鑣迷津莫遡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華祥泉涸
流稠林喪斧苦海沈舟色相歸空洪身無際莫測來往
誰分顯晦三表闡仁深乎宴締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影
衡無私形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
千里之情毫釐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於規矩戢諸桀
黠知懾於刑憲斯郡主簿若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
高陽許鏞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任自
兵興十五載事隳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今日

掌集七
由關而東郡亦無幾惟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
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聚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
不重歛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
乎若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忠不爲強奪靜
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莅其事故其事簡由是眾吏
畏而庶務集僅至於訟弭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
以犯帝闕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陳之甲皆閣
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鑿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
之師拴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
遂以功牧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
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於是取督郵之舊署爲

防禦使院然後台工廩戶爲三掾之廳移居視印檐楹
迫則耳目沈居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濛而露
視於後則湫而隘得無沈與昏乎而又叢雜寺舍蔭翳
階序列爵者亂其次援筆者喪其局交臂駢足褻禮虧
敬乃命梓人擇材敞前檻豁南榮砥中堂嚴層局設外
屏以肅其入構環廊以莊其位撤舊增新壅隘咸革列
目之物罔不完美觀其顯暢則夏奪其暑居其奧密則
冬卻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尊中和
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是敏負才
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緣於色玄黃無不
入如是則化圯爲完易卑爲高益出於餘力乎凡君行

已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茹其正吏飲其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夔業於文且謂表年紀事春秋之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莫記無乃取議於將來其爲我書之遂題於東墉以徵其始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

楊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邪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牧其民凋瘵者繫之以緩譌傲者籍之以侈既以公館毀摧圯漏視而不治者

無乃取譏於君子乎丹陽余公蟾再尹於烏程降車之春祭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敞其牆圯其廡偃頽檐側楹倒移相倚風雨罔庇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慰以圖自修乎然屬天未悔亂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儲軍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餼僉賦於縣務繁力匱久莫克舉公而宵分而寢五鼓而興行持坐惟不遑所安近越於時方克僛功於是節冗費之用資贖辟之金儻力於農休徵工以厚償聽斷之餘策丈以巡慰其勞者勸其墮者設茗及飡日有省視於是工操斧斤如蟻集臚備運其材如水赴泚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以

掌集七
悅而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眾宇鼎新若換大門中門
修大廳小廳東西門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祇候房砌
縣之外城凡百餘雉勅宅之周垣近一百堵修眾僚之
宅五造廳庫之橋六疏西亭之汙池制公廳之什器有
遺罔不增構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
西廡以其輸賦駢湊滿逸是虞乃增廡之一楹構欄廿
限其內外俾永絕罔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
北隅舊有帳院蓋鄉史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緜遠崩墜
無幾每遇霖潦則束席就燥以避其沾溼亦有時矣加
以往來奔走泥渾之患舉邑是病無從可革公於是歷
揆其損以籌完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構復建

修廊以達於都門雨有依暑有陰從役者不知其勞矣
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帑摧敗上漏下溼周垣雖設
扃不爲固易所謂謾藏而誨盜也公乃擇堅以革枯選
宏而化陋厚厥垣嚴厥關此以見公志之防閑也縣之
園扉頽危莫甚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務
閉闔不謹垣牆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且糞壤狼穢戾
其矜恤之意公乃剗積弊滌宿汙席以潔其榻食以茹
其餼此公之處心慮物也先是縣之秋曹掾蘇公頌釋
褐之官也始至兼戎曹遇上已節郡有角楸之戲郡守
出觀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檢馭郡治之南
谿波浩洋而舟覆焉眾駭愕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

日無損蘇公忽有翰流以出其舟許公存焉俗稱其地
爲蘇公潭大歷中縣令李晤故相國紳之先也相國誕
於縣署幼弄之歲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
者出於池面相國略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
不載公乃檄請邑人太學博士王光庭編輯遺事始著
於籍於是盡列其狀請言於弘農楊夔夔學於春秋固
當以紀功書績爲事公前任日崇修先聖之祠爲文纘
功刻石於縣令復紀此弘烈蓋以慰縣人之思也況公
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絕由是采石勒之乾寧丙辰春
七日記

烏程縣修東亭記

楊夔

故相國趙郡李公紳寶歷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
光有神異之迹爲碑文託郡守敬公建立於卞山法華
寺會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見碑述相
國先人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五十載其
碑毀折汝南周生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
求於故老獲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刻於
石所缺文字不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
作之戒也兼其舊傳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
弄之歲乳母惰於保侍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
如有物翼出於池面家人方得拯焉眾方懾駭相國笑
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縣

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序
厥由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中和初宰此邑及期而代
居閒閉關澹薄自得郡帥隴西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
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以自娛未嘗以缺乏爲撓由
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理聞癸丑夏復詔
生宰烏程民吏忻忻再偶寬政閣鞭聽訟事簡庭閒君
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於陽羨數世以明
經獲祿羣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凡浙右之士固以嚮風
國庠聞其名咸推先焉夫善爲政者雖於人安而俗阜
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道也今徭賦旣調
風俗旣安逋逸有歸孳子有依然後搜遺文刊墜碑此

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汙池此以見繼絕之志也
於乎當大兵之後民厭於煩役克俾其民康其務無媿
於令長矣生旣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某紀其年月別
立於石且以旌斯亭之興有自也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范仲淹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
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於僚屬卜善地揀
良日具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葬於德清縣之永和
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沈
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著其人曾祖諱廷
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

親之教明經屬文有聲於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
敦遣首送於禮部明年春禮部校天下之才奏叔寬第
四人天子命試於廷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
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者薦君
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
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利歲
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
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爲
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於官所享五十叔寬孝
弟於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親兄之孤必先於己子
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

相弔云天與其才又賦其行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
三子曰祁曰邵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
進士陳經次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齎金以
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營以意有以見叔寬感人之
深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知其心故爲之銘銘曰叔寬叔
寬生兮可愛沒兮可傷友朋之望子孫其昌

張常勝墓誌銘

王安石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
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
卒以六年二月五日葬於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
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子從父妹

也故君從子學銘曰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爲銘以哀之

湖學田記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爲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尙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吳興學著於天

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爲郡始爲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迺會太守鮑侯軫恤其不及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曠潦之患以二

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周易壞也泉布之貸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沾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要其終可以養而不窮世有掠民脂血罔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貌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使不敏著紀云

東禪寺記

魯伯能

故鄣爲古名邑崇巒遠峰盤礴秀氣深澤碧灣曲折浚流其流出於天目以入茗雪識者謂其山澤之勢雄深秀拔必有洩其靈者而東禪寺獨控東山之上屏山九

疊鏡水千尋白雲糜空虛舟泛影過采芝亭攬飛龍之湖石泉漱其丹壑竹柏蔭其青崖雪擁寒梅月藏香桂天其或者假此於金天氏抑遺之以及其人乎昔李白之愛花巖靈運之賞石門境與人會疑若天成而茲山適未有愛且賞者况復記之耶吾嘗遨遊其間以爲其洞窅以邃可以作幽棲其亭翼以雄可以供遠眺至於蔭萬竹之金容酌兩池之玉液皆足以滌塵襟而暢吟懷者也不知有能會吾獨得之趣者乎歎息無聊姑記之

安吉重修放生池記

胡浚明

甲子冬外臺計議欲置天下放生池上可其奏下州縣

具舊存新創之又命儀曹訂以聞仁民愛物可謂至矣
惟安吉雖存而荒穢弗翦殆非所以對揚休命予雖暫
領邑事不敢不勉乃誅茆薙草增廣浚深召工重修放
生池揭爲扁榜所以宣布聖天子之德意垂髫蒼歌黃
髮擊壤皆願記其事於石臣嘗觀唐肅宗詔天下置放
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作爲碑記以廣慈愛大抵溺
於浮屠氏區區以邀福爲言臣竊不取雖然君天下者
苟有仁心仁聞雖使林不槎枿畋不糜胎瞽而棲者林
而哺者沙而翹者萃而唳者飛者鳴者嬉者念者喙哺
者尾孽者各遂其性無天闕之患雖不期於福而福自
至殆所謂享國久長之道也

湖州路總管郝侯祠記

牟應龍

隋唐以來學者尙詞章遺經術宋慶歷閒安定先生胡
公始以體用之學教授蘇湖一新舊習朝廷下湖學取
其法爲太學法召爲國子監直講四方英俊爭來受業
程子亦在其中伊洛之源蓋自此始先生卒葬於湖州
何山晉何楷讀書堂之右蔡忠惠公襄爲之銘歐陽文
忠公爲之表可攷也郡以先賢體魄所藏視護惟謹立
祠堂樹松楸每歲春秋守貳以下至於生徒皆出郊上
冢以爲勝事蔡侯節又捐已俸卽城西官地建書院以
祠先生請區畫以表章之至元閒墓地忽爲鄰僧所奪
毀其瓦伐其樹碎其碑以絕省埽之路廣化寺僧襲是

迹而動白晝率其徒數十人突入書院逐諸生而據其屋像設寓於游氏小亭者數年壬子求直於有司行省數命復還而彼悍然不顧許侯師可遂買地遷之城北隅墓地固未暇問馬侯煦銳意復之弗果僅立祠瘞衣冠於曾玄墓上歲時望拜而已郝侯始至謁先生祠詢知顛末慨然曰守土之職風化是先先賢之墓未復事有大此乎卽欲復之而未得其閒會經界法行有土者皆得自實侯曰此機不可失也亟與達魯花赤迭理密失正議謀遣歸安宰李拱辰山長嚴與敬往視寺僧集眾拒之不得前侯躬率屬官往諭以理僧知墓非寺地始歸之遂命發其塋域繚以垣墉揆日之吉偕同僚暨

諸生行釋菜禮廉訪僉事撒德彌實巡部至郡美其事大書安定文昭胡公之墓八字使刻石置之冢上墓之失三十餘年前是爲守者屢欲復之而不能侯談笑集其事自非見之明行之勇不誅於邪說不惑於浮議其孰能之不寧惟是凡郡政皆然惟公而當理故足以服人耳侯累任風憲常有激清天下之志于一郡乎何有蔡侯始建書院時諸生卽畫像而祠之許馬二侯因列其次侯復先生之墓其功尤大於禮宜得祠侯固不欲而眾志不可遏乃相與肖其容於絹素而屬記於子焉侯名鑿字子明盧龍人世擢科第名族也

郝公復墓之後至我

朝初定天下遣吏度民名田僧乘計帳未定復詭墓爲
寺地知烏程縣四明孫公成又發其隱復加封樹前
建亭堂三間以祀旁爲屋三間以棲守者上其事於
朝遂著爲祀令張羽有記

宋安吉州太守趙公雙節之碑

讀史至於宋自不覺色愠掩卷爲之嗚咽夷狄之禍無
代無之惟宋爲甚始抗衡於遼徒多歲幣中屈辱於金
徒主和議底極於胡元壞亂不可復救矣天地爲之反
覆彝倫爲之攸斲冠履爲之倒置開闢以來未有也方
伯顏渡江攻常州忿其不下屠之止留三人不仁哉虎
狼之性也古者侵暴不斬胎不殺厲不捨二毛元其何

如哉先是趙公良淳以宗室由餘干來守是邦覘國計
日非歎曰不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凡固民心勵士
氣蔑不以身先之未幾游騎馳突賊臣程鵬飛范文虎
二鵝瞿然鷹瞬爪攫備至遣使馳書招降公奮不顧身
唾罵裂書粹使者出而斬之已而兵大至日夜不解甲
宿埤上調度嚴切號令精明部將吳定國開門納胡兵
公知事不可爲徒步至州具公服佩印綬南向焚香泣
拜臣食宋祿當死宋土其妻氏曰君能爲忠臣顧妾
不能爲節婦乎遂書几案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乃同縊
廳事後集芳軒於乎傷哉於乎傷哉州男女無少長罷
市巷哭不絕口豈非天理人心不容泯滅也夫宋亡死

節之臣無算多讀書知理道者而夫人以坤柔貞靜之質當倉卒非常之變毅然就死略無難色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化及閭閻卒食其報夫豈徒哉其死也非徒死也蓋元入則宋亡宋亡則華其夷矣此春秋萬世之防也英魂秀魄沈淪百世之下

皇天震怒肆命我

太祖高皇帝恭勦絕式遏劉殄茲胡虜之羶風一復中原之統紀詔錄其忠節具載祀典春秋二序守臣行之豈惟有功於聲教有功於帝王天下後世也歟嗟宋德不綱中原板蕩胡元入主天實厭喪噫噫北兵如虎南寇如糜武功不競文化亦衰惟公忠純王室懿親此固

人謀之不臧夫亦天與之弗申天柱折華統奚爲絕有臣如巡地維缺王迹奚爲貉有女如莘一朝同死萬世大倫毆犬羊而出境籍府庫而過秦烝哉非天生明天子曷由以臻

牟先生墓志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寺少卿嚙之子也濼祐丁未清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本第而先生生清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英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

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友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尙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咸澤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妄下以伊周自擬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迫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置司辟爲屬

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尙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尙書媿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義相切劘若師友然達官顯人過吳興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咸服或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

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
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益非直強記
如此亦故家之聞見習熟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
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學也
居常或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舊或有餽問苟非其義
亦未嘗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
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二世矣而風度猶故鄉自
號爲隆山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行也娶楊氏奉直
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
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
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

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
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
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先是一年集
始免先太史之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門
人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日子之言可信於世盍
及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
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
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
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幸不鄙棄託之以
言是有以處集矣其何敢辭乃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

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為雄江漢之
東浩浩不窮補緝彌縫嘻嘻麤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
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互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吳興掌故集卷之七

